

论



我的

我的目光，

我恭敬的目光，属于我的前人，
我炽热的目光，属于我的爱人，
我慈爱的目光，属于我的后人，
我诚挚的目光，属于我的友人，
我愤怒的目光，属于我的敌人。

我的目光，带着分

我的目光，从不含混，

每一缕都具体地属于他人，

每一缕又都统统属于本人——

属于我自己的爱。

《我的目光》

——李松涛

李松涛

的创作

LUN
LISONGTAO
DE
CHUANG ZUO

DONGFANGWENHUACHUBANSHE

东方文化出版社

PDG

他拥有自己的一方沃土(代序)

罗继仁

高山喜见青松立

大海欣闻碧涛宏

这是著名诗人、全国政协常委臧克家当年为李松涛书写的条幅,作为勉励和期冀,年届八旬的老人将他的名字匠心独运地嵌进了这两句诗中。

李松涛的处女作是一篇带韵的散文诗,发表在1969年4月的《抚顺日报》上。从那时算起,他在业余与专业的创作历程中已走过了整整24个年头。

他是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恢复活动后首批被吸收的会员。连续三届当选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。他还是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。1981年,曾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(即鲁迅文学院)深造,是第六期毕业生。

迄今,已有几十家出版社,百余家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选用过他的作品。他差不多每年都有数量达百篇(首)左右的作品发表。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上海文艺出版社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、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他的抒情短诗集五部、叙事诗集两部、抒情长诗一部、散文集三部、诗选两部、中短篇小说集一部、报告文学集一部。他的诗曾被收进海内外多种选本,其中包括《年选》和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。他的名字和作品被写进了北京大学、辽宁大学、大连师范学院及一些电大、函大的教学讲义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在15年前就以整整一套“青年节目”播发了长篇通讯《他大踏步走进了诗的田园》,《中国文学》法文版对外附照片介绍了他和他的作品。《文艺报》、《诗刊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报刊发表了论述他创作道路的专文近50篇。臧克家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:李松涛“是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”,“他带着他诗的色彩,诗的光芒,诗的声音,大踏步地走进了诗的田园”(《谈李松涛的诗》);著名诗人郭小川称他的诗“形式是比较完备的。韵押得讲究,语言流畅”。(《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》);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说:“在李松涛的诗中,我们看到了严肃的创业精神。他对生活中诗的捕捉能力很强,他能感受,而且能巧妙地表现出来。他的诗很新。”(《论李松涛的创作》);评论家阿红说:“松涛的诗总括起来看,已经显示出来一种统一的和谐的艺术特色,或者说是创作个性。这就是:严谨,淳厚,时有清词丽句,奇思妙想。”“他走着一条健康的路,他在自己确定的方位上,发展自己的诗。”(《坚实的诗的脚步》);评论家朱先树说:“李松涛同志反映部队生活的诗作,我认为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,都较过去同类作品有了新的突破。在他自己的创作历程中可以说是处于成熟期。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已经有了较广泛的影响。”(《写诗的战士与写战士的诗》);评论家高洪波说:“松涛是在壮岁从军,而且在入伍之前就以自己的诗作赢得了广泛好评的诗人。”“松涛的诗置于他的战友的诗友的诗作之中,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。”“他善于观察,敏于思索,巧于构思,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素材,被他拈入诗中稍加熔铸,便呈现出特异的光彩。”(《新时代的士兵之歌》);评论家张同吾说:“李松涛语言的主导风格是雄健而潇洒,而感情是深挚而凝重,色调是明快而绚丽,这样就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

撼力和浸透力。”(《有待开拓的审美疆域》);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吉有说:李松涛“是一位叙事、抒情兼长的诗人”,“无论其叙事的简洁性、抒情的华彩性,还是人物形象的生动性,都取得了足资借鉴的成功经验。”(《叙事诗的新收获》)。此外,《诗刊》原主编张志民,评论家丁力、罗宗强、杨匡汉等也曾撰文评介过他的诗作。作为军旅诗人的李松涛,始终不忘自己的神圣职责,他创作的许多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,同样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,他拥有的这方沃土,是他开阔诗的眼界,驰骋艺术想象的丰腴之源。著名评论家、山东大学教授吴开晋主编的国家教委“七五”重点社科项目《新时期诗潮论》一书中,对他的军旅诗也做了很高的评价,称他是一位深刻理解了使命,并因使命而自豪的诗人和战士,他的诗可以说是自豪感与使命感的有机浑融,正是这种浑融交合,构成了他军旅诗的独特旋律。

除此之外,还值得一提的是,他第一个冲破了“四人帮”设置的“文艺作品不准写爱情”的禁区,于1977年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组诗《创业者的歌》,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,收到读者来信3000多封。他在探索诗歌艺术的同时,还大搞“多种经营”,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评论、歌词、曲艺,甚至还有漫画。他近年兼作小说,虽然不多,但已有两次登上《小说选刊》的记录。在“全国小小说大奖赛”中,他的《杯事》荣获了一等奖。近年来,他还多次获过包括《诗刊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优秀作品奖及空军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层次和各种名目的奖励。

他的名字成了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、《中国当代文学家辞典》、《诗歌辞典》、《中国新诗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当代青年名人辞典》的条目。已有十余篇反映他生活和创作的报告文学散见于报刊,电视台正在筹拍他的专题节目。

作为现役军人的李松涛,他先后数次受到嘉奖,多次被评为

先进个人。为了表彰他的创作成就，沈阳军区空军命名他为“自学成才标兵”，荣立三等功两次。

著名作家、总政治部文化部原部长徐怀中在第四次作代会期间，为他题写了一句寄予厚望的话：“愿你的诗情永远如松涛如海潮。”来自读者和师长的殷殷期待，必将化做他自强不息的新动力。他在《李松涛诗选》后记中谦逊地写道：“参天大树无一例外地都有过萌芽时期，然而，并非所有的萌芽都能长成参天大树。诗于我，依然是萌芽的向往！”

不管他自己怎样评说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：20余度寒来暑往的耕作，已使他在文坛上拥有了自己的一方沃土，赢得了他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位置。编辑这部评论专集的目的，也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。

1993年6月于沈阳

目 录

他拥有自己的一方沃土(代序).....	罗继仁(1)
谈李松涛的诗.....	臧克家(1)
新时代的士兵之歌	高洪波(5)
写诗的战士与写战士的诗.....	朱先树(19)
诗的脚步与翅膀	谢 冕(26)
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	郭小川(34)
生活·激情·技巧	丁 力(36)
坚实的诗的脚步	阿 红(40)
有待开拓的审美疆域	张同吾(46)
上午的诗人李松涛	韩静霆(54)
军旅诗的意象美	王吉有(56)
血性文章 春秋笔意	高洪波(60)

圣殿上有只啄木鸟	初 旭(67)
天殇不至 悲剧不已	王鸣久(73)
纵横古今的沧桑之辩	邢海珍(79)
松涛之翼	乔 良(91)
他已翻上了人生不惑的大岭	刘兆林(93)
关于《无倦沧桑》的通信	朱苏进 周 涛(95)
格言或警句的创造意义	王久辛(100)
一首令人困惑的诗	陈 然(104)
一部接近真理的大诗	丁宗皓(108)
奇怪的困惑	王鸣久(115)
真理,是永恒的星光	李 犁(119)
鸣啭的云雀 沉郁的涛声	黄国柱(123)
诗人的机智与真诚	王新弟(128)
踏水而来的警策之声	邢海珍(130)
生活、诗情及因物立意	胡世宗(135)
片论李松涛的创作	杨金亭 朱 晶 张志民 吕 远
	思 获 黄国柱 易 征 邹雨林
	张同吾 常 春 杨匡汉 杨匡满
	徐光荣 胡世宗 雁 翎 罗良德
	罗继仁 周 鹤 哲 伟 朱先树
	文 信 张焕利 杨 宏 柳 运
	曲润海 刘 镇 晓 凡.....(138)

吐纳珠玉 舒卷风云	刘万石(159)
新的发掘和探索	王培公(161)
情汹涌,横流做现实之潮	齐世明(164)
叙事诗的新收获	王吉有(166)
历史之石竖立	李洪洋(171)
飒飒松风又一阵	封兆才(174)
新颖的主题 深刻的对比	晓 湖(177)
军鼓声中的抒情	吴开晋 耿建华(180)
发掘和表现生活的诗意	朱先树(185)
有用的和美的	阿 部(191)
李松涛论	李万庆(196)
沧桑无倦人有情	李 犁(201)
云雀:一边飞翔一边歌唱	胡世宗(210)
蔚蓝色的思考	王培公(216)
他大踏步地走进了诗的田园	孙介光(225)
飞翔的云雀在歌唱	窦志先(231)
拨响青春的琴弦	刘万石(238)
诗坛“飞将军”李松涛	卢 骅(243)
李松涛这小子到底像什么	柳 踐(248)
附录1:依然是萌芽的向往	李松涛(255)

附录 2: 李松涛主要著作	(264)
附录 3: 李松涛作品收入各种选本目录	(265)
附录 4: 李松涛获奖作品一览表	(271)

谈李松涛的诗

臧克家

李松涛同志,是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之一。他的诗,他的人,为我所喜爱。

他带着他诗的色彩,诗的光芒,诗的声音,大踏步地走进了诗的田园,引起了读者的注目。

1976年1月,《诗刊》复刊号出版了。刊物一到手,怀着激动欣慰的情感,立即通读了一遍。有的同志问我:“你看哪些作品比较出色?”我回答说:“我最喜欢《深山创业》,写得不错,读后留下了清新之感。”名字是陌生的,记住了诗,记不住名字。过了一天,有一位青年同志来访,高高的个子,神采动人。他在我身旁,自报姓名,我才知道他就是《深山创业》的作者李松涛同志。我又惊又喜,一见倾心。我向他谈了我读了他诗篇的印象。我的话多,他的话少,还有点第一次见面时常有的那种谦逊的情态。我直爽地说出了心里的话,我真是喜欢他的《深山创业》,这篇处女作如此吸引人,兆示了他创作前程的远大,显示了诗人的才华。但我也提出一点请他注意,反复诵读这组诗,觉得清新俊秀之气扑人,但深度厚度不足,这大概与生活的底子深浅有关吧?

他回答说:“您说对了。我只在深山中呆了几个月。”

我说:“是呵,你有敏锐的诗的感觉,一接触新事物,就能触目会心,有动于衷,捕捉一个个片断,把它化成诗句,像一只蜜蜂飞到百花园中,在每朵香色不同的花上吸取花粉,回去酿造甜蜜。我想,你在这种生活中呆下去,不是几个月,而是几年,或许

一时无诗，或者诗少了。过一个时期，又是一个境界。那时候，再写的话，风物依旧，情况就会不同了。生活基础深厚了，牢固了，诗也便从轻薄到坚实了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我想给你的《深山创业》改动一个字。”他向我注视。我说：“你说‘不要看现在我们以松枝照明，将来我们会有明晃晃的电灯的。不要看……’一连用了几个‘会’字，我想是否可以把这个‘会’字改成‘要’字？因为‘会’字有点自然主义，而‘要’字呢，却能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。”松涛点头同意了。

这次虽系初次会面，一见如故，成为忘年之交。分手后，时常通信，谈诗，彼此互相鼓励。“四人帮”倒了之后，爱情诗，呼之不出。松涛来了长信，写道：“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爱情诗？”信内附有他实践的作品数首，我觉得，写得有水平，有意义，有味道。我回信大赞其成。但我也说：这些诗，恐怕还没达到完全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爱情诗的高度。我是颇喜爱它的，有些句子，至今我还能记得住，像男女双方爱情还在未定之时，他写道：“新月弯弯，在夜空划问号。”到后来爱情成熟了的时候：“皓月圆圆，在夜空划句号……”这写得多有情趣呵，多新鲜，多逗人爱呵。同类题材的作品，像《蜜月》、《有趣的联系》，用的是同样构思和手法，写得都不落套。但总起来看，这些诗真挚具体性不足，缺乏使人感动、使人奋发的力量。越是情浓意厚，才越能打动人心腑。

松涛的诗笔，着重在描绘、反映农村生活及自然风光，写得有声有色，因为这样的生活，使他感到新鲜，印在心上，如水中月色。他写深山创业的诗，写煤矿的诗，都好。《国庆，我们在地心》里的某些句子，我觉得是颇为精采的：

地面上，天空中，盛满了欢歌笑语，
我们只好到地下再开辟个庆祝场所。

当井下多了一盏灯，
天安门前就又添了一束焰火。

另一首《呵，钻天杨》，我很喜爱。写出了这种树的性格，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一种人格，诗的末尾不是点明了吗？

让我们一起在深山成长，
使生命放出灿烂光华！

这二年来，松涛借调到《诗刊》工作，眼界，心胸，都放宽了，题材也多样化了一些。他写了《柜台春风》，他写了《颂歌唱雷锋》。但我觉得，重大题材的作品，毕竟太少了。这几年来，多少轰轰烈烈动人的大事件发生了呀。周总理、朱总、毛主席逝世，应该以泪水作墨写出巨大的悲痛之情；党中央一举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应该唱出人民的大欢乐，唱出人民对“四人帮”的大憎恨。这样一些重大题材，许许多多诗人都写过，有的写得极为出色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成为历史的记录。我觉得，一样的题材，可以写出不一样的好作品来。希望松涛以后注意这一点。

我常常对松涛说，想写诗，要下去，老坐在编辑部里怕不行呵。他于今又回到了东北——他生活的基地，我期望他的好诗与年俱增。

松涛的诗，主要的特点，是构思新颖，读来有味，讲求形式，注意造句炼字，表现能力相当强。缺点是轻薄了一点，欠深厚。当我读了松涛的《深山创业》诗稿之后，又转给谢冕同志看，他回了松涛下面这样一封信：

“我最初认识你的诗，是《我们的盛秋》，我不仅喜欢它，而且重视它的作者。我觉得，你对生活中的诗捕捉能力很强，你能感

受,而且能巧妙地表现出来。你的诗很新。你有生活,但是,你的生活是有限的,在有限的生活里,要写得更多,就难得篇篇都是‘盛秋’了。这暴露了一个问题,即克家同志所说的‘薄’。你是有能力的,而且有初露的才华(我大胆地使用了这词儿),但我相信,你不会自满,在生活中,做个勤奋耕耘的人吧。有耕耘,才有收获,是吗?”

对松涛的诗,我与谢冕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。

1979年2月4日于北京

(原载《文艺报》1979年第8期)

新时代的士兵之歌

——李松涛诗作漫评

高洪波

军旅生活，戎马光阴，常常以其独特的内涵吸引着古往今来的诗人。这也许因为诗歌是一种感情浓烈、寄意遥深的文学体裁所致，所以适宜于表现和抒发那生与死、爱与恨的强烈感受，长于寄托那悠悠的思亲之情、绵绵的思乡之念，以及由于捍卫疆土边陲所萌生出来的壮怀激烈的爱国热忱。总之，一部浩瀚诗歌史，军旅生活和戎马光阴在里面留下了闪光的足迹。当我浏览完李松涛近期表现部队生活的大部分诗作，这种感觉更加深了许多。

松涛是一名战士，也是一位年轻的诗人。但他同前辈部队诗人相比，甚至与自己的同辈人相比，都略有一点不同。他不是那种在部队生活里成长的小鬼，几乎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受最基本的军人素质锻炼；他也不是那种在学会拿枪的同时也学习拿笔，把自己的创作生涯紧紧织进军营生活的经纬之中的士兵。相反，松涛是在壮岁从军，而且在入伍之前就以自己的诗作赢得了广泛好评的诗人。已故著名诗人郭小川曾在风雨如磐的岁月，“冒险”给他写过一封谈诗的长信；李季曾与他热情长谈，还亲自为他改定诗题，发表了诗坛沉寂十年之后的第一首爱情诗；老诗人

臧克家亦曾在《文艺报》上著文，由松涛的人到他的诗，一一加以论及。松涛的处女诗集《第一缕炊烟》，记载了他作为一名深山创业的知青时诗的足迹。因此，就诗歌创作的历程而言，松涛可谓“得天独厚”；但就部队生活的积累，军人素质的培养而言，松涛不免有些“先天不足”。

然而松涛毕竟是个使命感极强的诗人。他一走进人民解放军这威武雄壮的行列，马上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使命，他的灵魂和躯体一样，穿上了军装。昔日在深山里创业，唱着艰辛而自豪的歌子的青年，今天则活跃在机声轰鸣的空军的机场，涛声吟唱的海军的小岛，野花摇曳的陆军的边防前哨阵地……他用自己敏锐的诗思、充沛的诗情和不可遏止的当代士兵的自豪，写出了一批声情并茂的佳作，把这些作品称之为“新时代的士兵之歌”，当不为过。

二

首先触动我的，是松涛在自己的诗中对于当代军人气质的把握，对于军人心灵丰富内涵的开掘，这种把握和开掘，借助于直抒胸臆的形式和抒情主人公的塑造，显得真实而深刻。

什么是当代中国军人的气质？如果仅仅用一些抽象的词汇来概括，如勇敢、果断、顽强，如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、吃苦耐劳的顽强作风等，无疑是对的，但又欠完整，八十年代的解放军战士，与他们的前辈相比，既有继承，又有发展。而军营生活处于社会的变革中，也有了自己相应的变化。许多新事物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迫使我们去思索。思索生活的同时，也要思索作为一名当代军人的职责、义务；仅有空洞的豪言壮语是不够的，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工作。我们的战士面对的是纷纭万状的生活现象，我

们的诗人，尤其是部队诗人该怎样贴近生活，更好地把握住时代脉搏在军营中的律动，无疑是迫在眉睫的任务。

我以为松涛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一问题的，在他的组诗《心与枪的奏鸣曲》的小引中，松涛这样提醒自己：“走近些，再近些！解开那褐色的钮扣吧！走进兵的胸怀。那拳拳之心，是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。在那儿，不难发现：画脉搏的律动、画感情的热度、画记忆的新陈代谢、画梦的形状、画思想的轨迹、画枪在灵魂上的投影……只表现帽徽和军装的红绿两种颜色，显然是不够了。”这里，既涉及诗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问题，又包含着内容的深刻性与丰富性问题。松涛的诗，出于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，在“红绿两种颜色”之外，确乎展现了一个缤纷的世界。那么，主调是什么？底色又是什么？请看这样的诗句：

也许，历史将会用另一种色调，
塑造我们这一辈军人——
没有弹雨，没有枪林；
没有硝烟勾勒出的严阵。
只有立交桥和滑梯挺起身姿，
用疾驰的车轮，
和银铃般的笑声，
注释保卫者的责任。

——《我在空中执勤》

毫无疑问，“这一辈军人”的形象是真实的，在和平的日子里，在渴望以热血报效祖国的期待中，走完平静的一生。但和平时期的军人仍然是军人，他们所支付的牺牲与青春并不比战场上少，松涛作为军人是深深意识到这一点的。因此，他在这历史所用的色

调之外，加上了更准确、更真实的一种色调，这就是士兵永久性的职责和无可推诿的使命：

……也许，我没有未来，
我随时都准备结束呼吸——
作为兵，一出门就可能遇上战争，
死，是我最近的邻居。
用胸膛，窒息了尖厉的弹啸，
借炮火，写完一生灿烂的尾句。

——《畅想》

生与死就这样摆在士兵面前，好像十分普通的一桩事。松涛在这种平静的语气里，灌输进了当代军人的一种强烈的自豪。这种自豪是面对生死抉择时，从容地选择后者而发出的，也是革命英雄主义在诗里的具体体现。士兵因使命而自豪，又因自豪而更深刻地理解了使命，这就是松涛在诗里紧扣的主题，也是他的诗歌中呈现出的主要色调。

松涛的这种对当代军人气质的把握，除了紧紧抓住生死观进行发掘外，还常常用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，以“我”入诗，把战士的内心世界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他那首荣获1982年《诗刊》优秀作品奖的《我的名字叫：兵》，就是这样一首将共性与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的佳作，诗人用充沛的激情，在读者面前竖起了一座“兵”的雕像：“边防线上，竖着我的身影，雨雪风霜知道我的行踪”，镜头一下就推到遥远的国境线，展现了士兵生活和战斗的环境，然后用一个常见的“肩枪”动作，生发开去，肩枪的同时，也“肩起青春！肩起信任！肩起使命！”实实在在的一个动作，变为骤然开阔的意境，然而诗人并未住手，他还